

波羅達謹夫著

大學生平經卷之三

施石鏡譯

波格達諾夫著

施存統譯

經濟科學大綱

上海大江書舖版

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初版
一九三〇年四月一日再版
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三版
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四版

經濟科學大綱

波格達諾夫著

施存統譯

發行

大江書鋪

上海狄思威路九七三號

平裝實價大洋一元四角
精裝實價大洋一元八角

譯者序言

這本書底翻譯，從開始動筆直到今天修改完成，差不多有四個年頭。它在我個人底生命中，是一個極可紀念的東西。我很高興，它又能以訂正本與讀者見面。

在一九二五年「五卅」運動以後，我就開始翻譯這一本書。最初根據的是赤松克磨底日譯本，後來是林房雄底譯本（林譯是就赤松譯本加以少許改正者。）當時促進我翻譯的直接動機，是上海大學社會學系功課上的需要。因為那一個學期「社會進化史」一門功課沒有人擔任，事實逼到我底頭上來，以我底時間與能力，要自編講義都有所不能，所以就選取這本書為「社會進化史」底教本（因為我認定這是一部最好的「社會進化史」）。有暇即從事翻譯。不幸一九二六年一病半年，中途拋棄了原定的工作，直到八月病告痊愈，始能繼續

執筆。然而十月又因事赴粵留在中山大學工作，當時演講開會，日無暇晷，只因出版者催稿甚緊，不得已於晚間偷一點時間把它譯成，全部脫稿約在十二月初。於是一九二七年一月，才有初版的本書與讀者相見。

本書初版出世後，自己感覺有許多不能滿意（實在翻譯時便有些不能滿意，因為有英譯本在手頭，除很少的部份，都沒有工夫對照，）本想馬上修改，只苦於沒有時間。直到前年十一月後，完全從革命的戰場退爲書齋的學徒，脫離了一切黨派的實際關係，才有工夫開始修改。但此後又因爲生活問題忙於別種譯述，及在幾個雜誌上需要發表一點真實的意見，以致這種修改工作忽斷忽續，久未能成。最近才因爲大江書舖底好意，願意早點替我出版這本書，而我自己也感覺有早點修改完成的必要，所以就加快修改，以底於成。

當我這次修改的時候，一方面細細對照英日兩種譯本，同時對於文筆和意義，都力求最善（自然在我自己底能力所及的範圍內。）經過這次修改以後，

我自己相信：文筆比以前流暢而通俗，意義比以前明顯而正確。凡以前拙譯或誤譯的處所，已經一律加以改正。而且爲便於讀者瞭解與記憶起見，一律在本文之上附加扼要的提綱。所以新版與舊版，而貌頗不相同。

至於本書內容底優點，我想是不用我詳細說的。它是一部世界的名著，而且可以說是一部空前的世界名著。在許許多多的經濟學的書中，我們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書，——具有這樣體系的書。材料豐富，說理明晰，系統整齊，趣味濃厚，都是本書底優點。它可以當「經濟原論」讀，也可以當「社會進化史」讀。讀了這本書我們才能真正了解社會底經濟現象；讀了這本書，我們才能真正了解社會底演進過程。這本書對於我們中國人（特別是中國青年，）尤其有益，我們可以根據它來研究中國歷史，也可以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現狀。

著者波格達諾夫（A. Bogdanoff），是一個真摯的革命家，同時也是一個淵博的學者。他底著作甚多，而且很富獨創的意見。他生於一八七三年，死於

去年（一九二八年）四月。

本書底姊妹篇社會意識學大綱，也已經由陳望道先生與我共同譯出，同在大江書舖出版，不久也可以與讀者見面。讀了本書的人，再去讀社會意識學大綱，一定格外有趣。再則，本書還有周佛海君底譯本，在商務印書館出版。

一九二九年元旦，施存統序。

原著者序

本書底第一版，在一八九七年發行，第九版在一九〇六年發行。在這些年間，本書修改了好幾次，所以最近版底內容，與第一版很不相同。第一版成於吐拉縣 TulaGovernment）森林中所行的勞動者底研究會，後來，受了檢閱官底兇酷的抹削。在反動時代，不曾有一次對於新版的需要。到了革命之後，對於本書的需要便增加，一會兒就絕版了。然而要發行新版却很不容易。經過相當長久的時間，在實際生活與科學上都發生許多變化，以致本書有大大修改的必要。這個必要底真切，只要看下面一件事情便可以知道：在這時代，資本主義底新階段——金融資本底支配——已經完成，資本主義已經達到最高的形態，而且惹起非常的危機，世界大戰了。這十二三年間，經濟經驗底豐富，恐怕要超過前世紀底全體。

同志德福萊茨斯 (S. M. Dvořátsky) ，答應擔任本書修改工作底大部分，

所以這修改工作，是我們兩人協力所做的新附加上的，大部分是本書底後半部：貨幣底流通，課稅，金融資本，資本主義崩壞底根本條件等數節，差不多全部，成於同志德福萊茨斯之手。他還在本書底各部分，插入幾個新的實例。關於前時代經濟發展問題的材料，亦有依照近代的見解，大大重新整理的必要。

散見本書中的經濟學說史，已把它省略了。這個歷史，特別有關於別個科學（意。識形態學 [Economy]），所以爲統一本書內容起見，把它省略了。這以在別一個著作中處理爲宜。討論基礎概念的序論，省略了許多，因爲它很乾燥無味。

其必要的材料，則分述於那關於經濟學底基礎概念之史的發展的幾節中。本書之外，還有兩部同類的書存在：一部是我一個人著的問答體裁的經濟學入門，

另一部是我與斯退派諾夫 (F. Stepanoff) 共著的一卷大冊書（它底第二卷

由四部分構成——預定差不多與本書同時發行。）本書可以說是那兩部書

間底連銷，是一種系統的教科書，簡單地敘述最重要的事實與基礎的學說。

本書及其他著作中，討論意識形態的數節，決不僅是本論底附錄。意識形態是組織經濟生活的一種手段，因之是經濟進化底重要條件。本書只在這個範圍內，觸到關於意識形態的事。關於意識形態，在一本與本書體裁相同的，特別的教科書・社會意識學中，獨立地論究它。

在革命期底動亂之中，比平時格外需要堅實的，完全的經濟知識。沒有這種知識，便不能在社會的鬪爭與社會的建設中，樹立起秩序統一。

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波格達諾夫。

序論

第一節 經濟學底定義

科學就是對於現象的有系統的理解

凡是一種科學，都是對於人類所經驗的一定範圍內的現象之一種有系統的理解。所謂現象底理解，就是認識並確定現象底相互關係，以爲利益人類之用。人類在實行「勞動鬥爭」——人類爲其存在和發展，不斷對自然施行的鬥爭過程中的經濟活動時，亦有同樣的企圖。人在他底勞動經驗中，知道了這種事實；比方說用相當的力氣，將兩片乾木頭互相摩擦，經過相當的時間，就會生出火來，而這火又有一種可驚的能力，能够變更食物底性質，減輕牙齒和胃底活動，同時更能以少量的食物去滿足人們底欲望。這樣，人類底實際要求，就促進了成立這些現象間底關係，理解了這些關係，人類便利用它來做他底

勞動鬥爭中的武器。可是此種程度對於現象的理解，不消說，還不能說是一種科學。要成爲科學，必須要對於勞動經驗底一定部門的現象全體有系統的理解。在這意義上說，摩擦，發火……等現象間底關係之理解，只能看做那統一物理的化學的過程之科學——現今的物理學，化學的萌芽。

經濟學底
對象是人

與人間底

社會的勞
動關係

單純協作
和分工爲
人類最初
的生產關
係

在生產過程中，人類必然地要站在一定的相互關係上面。人類底歷史中，決沒有一個時期，各人完全營孤立的生活，各別去獲得生活資料。即在很遠的太古時代，獵取凶猛的野獸，搬運重大的物件等事，亦需要「單純協作。」隨着經濟活動底漸趨複雜，人們間又發生了「分工。」這個人做這部分，別個人做那部分，共同團體底工作，分配給團體員去分別擔負。單純協作和分工這二件事，將人們放在一定的相互關係上面，成立了最初的「原始的（基本的）生產

關係。」不消說，單純協作和分工，決不能包括生產關係底全部，生產關係底範圍，還要更複雜些，更廣大些。

生產關係
包含社會
生產物底
獲得和分配

從人類底低級發展階段到高級發展階段，我們遇到如此的事實：農奴繳納其勞動生產物之一部分給領主；勞動著爲資本家而勞動；工匠不是爲自己個人消費而生產，大部分是有供給農民；反轉來，農民又將他自己底勞動生產物之一部分，直接地或經過商人之手給與工匠。這些都是社會的勞動關係，組成廣義的生產關係底全體系。所以生產關係是包含社會生產物底獲得和分配的。

複雜廣大的生產關係，在發達了的商業社會中，特別明瞭地顯現出來。例如在資本主義之下，造出一種永久的社會關係於人們底中間，而那些人彼此却從沒有會過面，有時竟一點也不知道有一種牢固的線索在結合着他們，柏林股票交易所底一經紀人，可以領有南美洲一工廠的股票。單單因爲領有這些股票，他便能每年從這企業中取得利潤，換句話說，他每年取得南美洲勞動者所造

出的生產物之一部分，或者取得他底生產物底價值之一部分。照這樣子，柏林股票交易所底經紀人與南美洲底勞動者之間，便成立了一種眼睛看不見的社會關係。社會科學，必定要研究這種關係。

「人類在其社會生活中，離開他們底意志，走入一定的生產關係。這些關係（即人類對於外部自然界之社會的技術關係或社會的勞動關係，）常與那物質的生產力底發展程度相適應。」這就是說：人類在對於外部自然界的鬪爭過程中，彼此必然地要站在順應那鬪爭手段的關係上面。例如打獵，需要另一種協作方法，與那缺水地方所行的大灌溉事業的組織不同。又如近代的機器生產，將勞動者收在另一種相互關係中，與那建在手工勞動上的生產不同。馬克斯繼續說道：「這些生產關係底總體，形成社會底經濟構造。它是社會底真實基礎，在這基礎上面建築起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，又使一定的社會意識底形態與它適應。生產方法，通常是決定社會的，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。」

(註二)

經濟學爲研究社會底基礎構造的科學

照這一種構成唯物史觀之本質的思維法看來，經濟關係完全是必然的產物。它是適應生產力底發展程度而不可避地發生，並且形成社會底基礎構造——它像一幅畫布，在它上面描畫着人類底社會勞動生活之種種複雜的圖樣。所以經濟學，不妨叫它爲研究社會底基礎構造的科學。

社會科學 中的經濟 學等於自然科學 中的物理化

不論我們論及歷史全體底情形或是社會意識底發展，亦不論我們討論外交問題或宗教問題，都不能不觸到社會底經濟紐帶，即社會底基礎構造；我們必須借用經濟學底結論。所以經濟學可以說是社會科學全體系底基礎。它在社會科學中所站的地位，與物理化學在研究一切有機的和無機的過程中的地位相同。植物學者，動物學者，天文學者，農業學者，如果不懂得物理化學底結論，就如解除了武裝一樣；同樣，社會學者，歷史學者，法律學者，如果沒有經濟學的智識，也必困於同一的境遇。

不僅如此，無論那一個人，要想參加社會鬭爭和社會事業而有所活動，如果不懂得經濟學，也會遇到同一的困境。

經濟學也與一切科學一樣，發生於人類對抗自然的勞動鬥爭之實際的要求。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，就造出人類受其社會的勞動關係支配的狀態。在那裏就有市場，競爭，價格底動搖，以及其他許多經濟現象，開始支配人類底勞動和幸福。人類無論怎樣，必定要適應這些關係。換句話說，要做這些關係底奴隸。於是就必然地發生一種要理解這一些現象的努力，——要有一種理解，能豫知這些現象並左右它們。經濟學到了十六七世紀才開始發達一種科學，就是因為那時商業制度已經發達，市場與貨幣底勢力已支配着人們之故。

經濟學的根本任務雖在研究人與人間底社會的勞動關係，然而也不能不涉及生產過程底其他方面。只要那「技術的」及「意識的」方面有影響於社會勞動關係底發達的，便不能不考慮到此等情形。

研究技術 的必要

我們已經指出：決定一般經濟關係的，是生產手段技術底發展。因之技術生活底事實，對於我們底研究有怎樣的重要，是很明白的了。如果我們不考慮到這樣的現象，如十八世紀末葉的技術革命——蒸汽機關和紡織機器底發明或蒸汽之應用於航海等——，我們便不能理解許多最重要的經濟現象。

同樣的事亦可以應用於「意識」上：意識的一切形態——言語，智識，慣習，法律，道德，政治構造等——，實際都是社會底組織用具。例如言語，在生產過程中，是勞動者指示自己在勞動中底地位和機能的一種用具，沒有言語，勞動就會沒有效果，如建造巴別塔 (Tower of Babel) 一樣。法律當保證利潤的時候，也同樣地盡了組織者底責任。就是諧韻的音樂，例如歌唱「杭育」，當它調節人類底勞動時，也演着同樣的任務。

如上所述，意識諸形態底自身，也發生於生產底技術條件和經濟的關係中。可是一旦發生了，它就成了組織用具，反轉來影響技術和經濟。即意識形態